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[美]F·司各特·费兹杰拉德 著

张蕾芳 译

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[美] F·司各特·费兹杰拉德 著
张蕾芳 译


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了不起的盖茨比/(美)费兹杰拉德(Fitzgerald, F. S.)著;张蕾芳译. —海口:南方出版社, 2001. 2

(外国文学名著大系)

ISBN 7-80660-202-X

I. 了… II. ①费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7186 号

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03.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)

责任编辑: 张俭雄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

字数: 105 千字 印数: 1—10 000

定价: 14.80 元

第一章

我年轻、脆弱的时候，父亲给我的那些谆谆教诲至今我还琢磨着。

“无论什么时候你想批评人家，”他说，“别忘了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优势。”

他不再说什么，我们之间话不多，但彼此心照不宣，我明白他的话意味深长。于是，我养成了不轻易指手画脚的习惯，这么一来，许多人向我敞开心扉，但一些老于世故的讨厌家伙也把我当作他们的作弄对象。正常人一旦有了这种气质，会很快引起不正常人的注意，招致他们的纠缠，结果在大学期间，我很不公正的落下个政客的名声，因为我深知一些放荡形骸的无名之辈的内心的痛苦。

大凡年轻人要吐露心思，都有一些明白无误的迹象，或借用别人的话或欲言又止。每当这种情形处在一触即发之际，我就假装睡觉，要么就装糊涂，或摆出一付不友好的轻浮样子。所以，这种内心秘密大部分都不是我

打探出来的。

对问题不置可否是因为我希望了解的更多。我父亲曾很势利地暗示我，我也很势利地重复着：体面生活生来就分配不均。

对自己的宽容方式吹了一通牛后，我得承认这是有限度的。品行可以建立在坚硬的岩石或潮湿的沼泽上，但超过一定程度，我就不睬这一套啦。去年秋天，从东部回来后，我希望整个世界套上军装，并且永远一本正经，即使我享有窥探他人心灵的特权，我也厌倦了这种闹剧，只有盖茨比除外。这本书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。盖茨比所具有的一切都是我不加掩饰嗤之以鼻的。如果人格是一连串成功的姿态，那么盖茨比身上炫示着某种辉煌，某种对美好生活前景的高度敏感，好像他是一台能测出千里之外地震的精密仪器。这种敏感与那种冠之于“创造性气质”的脆弱无关，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带来希望的天赋，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浪漫气质。是的，盖茨比最终找到了他的归宿，只是折磨他的事，以及尾随他梦想的丑恶，使我暂时失去了兴趣——不再探索人们昙花一现的喜怒哀乐。

我的家族在一座中西部城市，历经三代而不衰。卡拉韦家算是名门望族，据家谱记载，我们是布克累奇公爵的后裔，但实际上家族奠基人是我祖父的兄弟。他一八五一年迁居到此，南北战争期间雇人替他服役，而自

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，该产业一直沿袭至今，由我父亲继承。

我与这位伯祖父从未谋面，但参照悬挂在父亲办公室的他那副精明强悍的肖像，大家普遍认为我长的像他。我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纽黑文^①，二十五年前父亲也毕业于此。随后，我投身于被称之为世界大战的、姗姗来迟的条顿大迁徙。我对反击战乐此不疲，以致退伍后不知该干什么好。中西部在我眼里曾是充满温馨的世界中心，可现在却似乎成了残缺的宇宙边缘。我决定去东部学做证券交易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干这一行，我想多一个人这行当也养的起。我的叔叔、姑姑们都参与讨论这件事，仿佛为我选一所预备学校似的，最后都严肃而忧郁的说了声“那——那就试试看吧。”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。几经磨蹭，我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来到东部。

首先，最实际的问题是在城里找房子。但天气暖和，我又刚刚离开大片草地和充满亲切感的树林，所以，当一个年轻职员建议我们在近郊合租一栋房子时，我欣然从命。他找到一栋几经日晒雨淋而黯淡无光的木板平房，月租八十美金。不料到要搬迁的当日，公司调他去华盛顿，我只得独自前往。我有一条狗，不过几天后它溜走了，我还有一辆老道奇汽车和一个芬兰女仆。她给我叠

① 纽黑文：美国长岛附近的一座城市，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。

被、作早饭，并时而在电炉旁自言自语着芬兰式的智慧。

有那么一两天，我感到很孤独，直到一个早晨，一位比我晚来的人在路上拦住我。

“请问，去西卵镇怎么走？”他无可奈何地问。

我告诉了他。我边走边觉得不再孤独。我是向导、领路人、老住户。他无意中把我当作悠然自在的本地人。就像在电影里，阳光一下子灿烂起来，树叶变得茂盛浓密，我又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，新一轮生命随着夏季而开始。

首先要读的东西很多，其次有那么多健康养料可从充满青春活力的空气中吮吸。我买了厚厚一大沓有关银行业、信贷和投资的大部头书，这些烫金红皮书搁在书架上就像刚从造币厂出来的新币，昭示着只有米达斯^①、摩根和米赛纳斯^②才知晓得金灿灿的秘密。我有心读一些其他书籍。在大学我还要过一阵笔杆子呢——有一年我为《耶鲁新闻》写过一些煞有介事的系列社论。现在，我想重拾旧业，再一次成为无所不知而又无所不精的多面手。不过，这句格言一点不过时——只从一个窗口看生活，生活显得更成功。

我在北美最奇特的社区租到房子纯属偶然。房子的所在地是一个修长、瑰丽的岛屿，位于纽约的正东方。这里除了其它奇妙的地理特征之外，有两块巧夺天工的陆

① 米达斯：希腊神话中求神赐给点物成金法术的国王。

② 米赛纳斯：古罗马的一个富翁。

地。离城二十英里处，两颗外形一模一样的巨卵由一条细长海湾隔开，伸入西部内海水域，也就是广阔的长岛海峡。它们并不是完美的椭圆形，而是像哥伦布故事中的蛋，一头给砸扁了。它们的外形永远使盘旋上空的海鸥感到迷惑。而对于没有翅膀的人来说，引人入胜的是两块卵形陆地，除形状、大小一样之外无一相似。

我住在西卵镇，比起东卵镇，也许不够时髦。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套话，不足以说明两镇之间怪异而不祥的差异。我的房子在西卵！镇的尽头，离海峡只有五十码，夹在两栋季度租金达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美元的豪宅中间，我右边的那栋不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都气势恢宏，它实际上是某种诺曼底市政大厦的翻版，它的一侧有一座塔楼，稀薄的常春藤遮掩不住高塔的清新脱丽，还有一个大理石游泳池，以及四十公顷的草坪和花园。这是盖茨比的宅地，或者不如说，这栋豪华别墅由一位叫盖茨比的绅士住着，因为我不认识他。而我的房子则丑陋不堪，不过它比较小、不起眼，在这个位置可把大海尽收眼底；并欣赏到邻居家的半片草坪；与百万富翁毗邻而居还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——这一切只要每月付八十美元即可。

越过小海湾是东卵镇，那边时髦的白色豪宅在海边熠熠生辉。我驾车去东卵参加汤姆·布坎南夫妇的晚宴，就在那个夜晚，我要讲的夏天的故事正式开始。

黛西是我一个远房表妹，汤姆是我大学同学。战后不久，我在他们芝加哥的家住过两天。

黛西的丈夫除了各项体育成绩出类拔萃之外，还是纽黑文橄榄球队最健壮的边锋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他是一个享誉全国的人物，在二十一岁已达巅峰状态。然而，像所有其他少年得志的人一样，以后所做的一切都带有走下坡路的性质。他的家族有的是钱，在大学里，他挥霍无度的作派已遭人非议，但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，那排场叫你喘不过气来。比如，他从福莱斯特湖带来一队打马球的赛马。很难想像我这一辈人会如此阔绰。

他们为什么来东部，我不得而知。他们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在法国逗留了一年。随后不安分地四处游荡，哪儿有玩马球的富人，就往哪儿凑。黛西在电话里说，这一次算是定居下来了，可我并不相信——我不清楚黛西的心思，但我感到汤姆会继续漂浮不定，任性地迷恋于橄榄球富有戏剧性的骚动，尤其是那些不可替代的赛事。

一个温暖的风夜，我驾车去东卵看两位了解不深的老朋友，他们的住宅比我想象的还要精致，这是一栋可爱的红白相间的乔治殖民时期的房子，濒临海湾，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草坪从海滨一直延伸到大门，越过羽扇豆、砖道和娇艳如火的花园抵达房子的墙根，陡然化为一抹新绿的常春藤，攀缘而上。屋前间隔排列着法式窗

户，在暖暖的晚风中大敞着，金光闪闪，而汤姆·布坎南正叉开腿站在前廊。

与大学时代相比，他大有变化，他现在已是一个三十岁的硕壮男人，金黄的头发，坚毅的嘴，和一副傲慢无礼的态度。他脸上突出的部位就是那双目空一切、炯炯有神的眼睛，给人一种咄咄逼人之感。他那身优雅的骑装掩藏不住蓬勃的体能，锃亮的靴子被撑得满满的，鞋前部的带子似乎要绷断似的。他的肩膀在薄薄的外衣下移动时，能看到大块肌肉在蠕动。这是一副力大无穷的体魄，一个残忍的身体。

他说话高亢、粗哑而生硬，更增加了暴躁易怒的印象。他总拿一种长辈式的轻蔑态度待人，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是如此。在大学期间，就有人恨他这种作派。

“不要因为我比你强壮，比你更有男子气，在这些事情上就该我说了算。”我仿佛听见他说。我们同属上流社会，虽然关系不亲密，但我能感到他欣赏我，并用一种粗鲁、蔑视的态度渴望我喜欢他。

我们在沐浴于阳光中的前廊里聊了几分钟。

“我找了一处好地方，”他说，眼神逡巡不定。

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扳过来，宽大的手指指着纵深的前景，其中包括低洼的意大利花园，半公顷花团锦簇发出馥郁香气的玫瑰。一艘狮子鼻摩托快艇在拍打海岸。

“这曾是石油商德曼的房子。”他又急速而客气地把

我扳回来。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我们穿过高高的廊厅，来到玫瑰色大厅。两头的法式落地长窗若即若离地把这个大厅与房子连接起来。白色的窗半掩着，与好像要探进身子的鲜嫩绿草相映成辉。微风掠过房间，撩起的窗纱宛如飘扬的白色旗帜，被掀向裱有乳色蛋糕花饰的天花板，酒红色地毯也被激起层层涟漪，恰似海风在海面留下一层阴影。

屋里完全静止不动的物体是一个巨大的长沙发，两位年轻女士坐在上面如同悬浮在一个大气球上。她们都身着白装，裙子窸窣作响，好像刚刚绕房子飞了一圈。有好一会我一定在静伫倾听窗帘的哗啦声和墙上油画的呻吟声。冷不防砰地一声响起，原来汤姆·布坎南随手关上了后面的窗。微风消失了，两位女士又飘回到地上。

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我不认识，她在沙发的一头舒展开身子躺着，微微抬起下巴，仿佛托着什么要落下的东西。她可能用眼角看见了我，但无动于衷。我几乎是吓了一跳，嘴里嘟噜着唐突闯入之类的抱歉话。

另外一个女郎是黛西，她想站起来，小心谨慎地向前倾了倾身子。接着，她笑起来，一种怪异而诱人的微笑。我回报一笑，向前迈进房间。

“我高兴的动不了啦。”

她又笑了，仿佛说了一句俏皮话。她握住我的手，仰视着我，似乎我是她最想见的人。这是她的惯常方式，她

低声告诉我那个做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（我听说，黛西的柔声细语只是为了勾引别人贴近她，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责难是无法削弱她的魅力的。）

不管怎样，贝克小姐的嘴唇总算翕动了几下。她几乎难以觉察地朝我点点头，很快又恢复原来的头部姿势，好像平衡着的物体晃了几下，叫她害怕，我的嘴差点又吐出一堆抱歉话。每次遇见这种目中无人的人，我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

我回首看表妹，因为她开始用低沉、颤栗的嗓音向我问话。这是一种你会全力倾听的嗓音，就像稍纵即逝的美妙旋律。她神情忧伤，却又光彩照人，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富有激情、神采飞扬的嘴。关注她的男人难以忘怀她声音里的兴奋：一种压抑的吟唱，仿佛在悄悄地说：“你听啊。”仿佛在承诺她一直过着快乐而有趣的生活，将来还会如此过下去。

我告诉她，来东部的途中我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，许多人通过我向他们问好。

“他们想我吗？”她兴高采烈地问。

“整座城市一片荒凉。所有轿车的左后轮都涂成黑色的致哀花圈，北岸有人通宵达旦地哭泣。”

“太棒了！汤姆，明天我们就回去！”接着，她不着边际地加了一句“你该看看我的宝宝。”

“当然要看。”

“她正在睡觉，三岁了，你见过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应该见见她。她是……”

在屋里不安分地转来转去的汤姆·布坎南停下来，
按住我的肩膀。

“尼克，你现在做什么？”

“做证券。”

“跟谁做？”

我告诉他。

“从未听说过，”他口气武断，令人恼火。

“你会听说的，”我抢白道，“如果你在东部住下来，
你会的。”

“我会在东部住下来，不用你操心，”他说着在黛西
和我之间来回巡视，似乎提防着什么。

“哼，我要住到别处去，那才叫见鬼呢。”

就这一点，贝克小姐突然冒了一句：“绝对没错！”我
大吃一惊——自从我进房间以来，这是她头一回发话。显
然她自己也吃惊不小，因为她打了个哈欠，行动敏捷地
站起来。

“我骨头都躺僵啦，”她抱怨道，“我都不记得在那沙
发上躺了多久。”

“别怪我，”黛西反驳道，“一下午我都在劝你去纽
约。”

“不想去，谢谢，”贝克小姐冲着刚从备膳室拿来的四杯鸡尾酒说，“我在训练。”

男主人不相信地瞧着她。

“你在训练！”他一饮而尽，仿佛只是杯底的一滴残酒。“难以想像你怎么能做成任何事情。”

我看看贝克小姐，想知道她做成的是什么事，我喜欢看她。她是一个身材修长，乳房小巧的姑娘，像女童子军一样身体作后仰状以保持笔直的姿势。她带着一付慵懒、动人、不满的表情。我猛然觉得在哪儿见过她，或者看到过她的照片。

“你住在西卵镇，”她不屑的说，“我在那儿有熟人。”

“我一个人也不认……”

“你一定认识盖茨比。”

“盖茨比？”黛西问，“哪个盖茨比？”

我还未来的及说他是我邻居，晚饭开始了。汤姆·布坎南用硬梆梆的胳膊一把挽住我的胳膊，把我强行带出房间，就像把一个棋子推向另一个方格。

两位女士把手轻搭在臀上，懒洋洋地扭动着苗条的身躯，先于我们走进残阳中的玫瑰色廊厅。四根蜡烛在渐渐平息的风中摇曳。

“干嘛点蜡烛？”黛西蹙眉反对道。她用手指掐灭了蜡烛。“半个月后就会出现一年中最长的一天。”她容光焕发地瞧着我们。“你们注意不注意一年中最长的一天，

怀念不怀念这一天？我就注意这一天，并怀念它。”

“我们应该组织一些活动。”贝克小姐打着哈欠说，坐到桌边如同上床睡觉。

“好吧，”黛西说，“我们计划做什么？”她无助地转向我，“别人是怎样计划的？”

我还未来得及回答，她的目光已落到她的小手指上，一脸的惊惧。

“瞧！”她抱怨道，“我的手给弄疼啦。”

我们都朝她看去，只见关节发青。

“汤姆，都怪你，”她谴责道，“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你还是弄伤了我的手指。嫁了个粗笨、强壮的野蛮男人，我就得受这种罪……”

“我讨厌粗笨这个词儿，”汤姆愠怒地抗议道，“即使是开玩笑。”

“就是粗笨，”黛西执意说道。

有时黛西和贝克小姐小声地聊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互相调侃，其语气就像她们的白裙子一样冷淡，与她们空洞的眼神相得益彰。她们坐在那儿，对汤姆和我熟视无睹，出于礼貌才来应付我们或装出高兴、被讨好的样子。她们知道晚饭会结束，随后夜晚也会打发过去。这与西部风格截然不同，西部之夜，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匆匆而过，直至结束。人们不是持续地怀着失望等待，就是陷入对时间的不安之中。

“黛西，你使我感到自己不够文明，”我喝到第二杯带软木塞味儿但口感极佳的红葡萄酒时承认道。“你可以谈点庄稼什么的？”

我这样说并没有特别意义，但汤姆以料想不到的方式接过话头。

“文明将会瓦解，”汤姆愤愤不平地说，“对于事物进程我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。你读过一个叫葛达德的人写的《有色帝国的崛起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回答，他的口气叫我吃惊。

“这是本好书，人人必读。书中的观点是，如果我们不警惕，白种人就会完全被征服。这可以从科学上得到证明。”

“汤姆开始玩深沉啦，”黛西幽幽地说，“他现在读句子老长老长的深奥难读的书。那个什么词儿来着……”

“这些书都具有科学性，”汤姆一边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，一边坚持道，“这家伙把道理都讲清楚啦，作为优等种族，该轮到我们保持警惕，不然，其他种族就会欺到我们头上。”

“我们打他们个落花流水。”黛西悄悄说着，恶狠狠地朝着炽热的太阳眨眼。

“你应该到加利福尼亚住住……”贝克小姐刚开口说话，汤姆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沉重的身子，打断她的话。

“书中的观点是这样的。我们是日耳曼人，我是，你

是，你也是，还有……”犹豫片刻，他微微点头总算把黛西也包括在内。黛西又朝我眨眨眼。“我们创造了文明，有科学、艺术等等。你们懂吗？”

汤姆对这种事的执迷颇有些感情用事，他虽然比过去更加自负，好像仍不满足似的。就在这时，屋里的电话铃响了，男管家离开廊厅，黛西趁这空子朝我俯身过来。

“我告诉你一个家庭秘密，”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，“是有关管家的鼻子的。你想听关于他鼻子的事吗？”

“我今晚就是为了这来的。”

“他以前不做管家。他是一个擦洗银器的工匠，在纽约为一些人擦银器，他们可为两百号人提供这方面服务。他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干，最后鼻子出了毛病……”

“而且情况越来越糟。”贝克小姐提醒道。

“是的，越来越糟，最后他只得放弃这项工作。”

有那么一会儿，余辉多情地逗留在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，她的声音迫使我一边听一边屏声息气朝她俯身过去，然而光辉渐渐隐没，依依不舍地离她而去，就像黄昏中离开欢快街道的孩子们。

男管家返回后，凑进汤姆的耳朵嘀咕了几句，汤姆皱皱眉头，把椅子往后一推，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里，这似乎加快了黛西的内心活动，她又朝我靠过来，声音如歌声一般动听。

“尼克，在餐桌上我喜欢有你做伴，你让我想起一朵